

愛，說謊

「人類天生都是騙子，平均每人一天要說六次謊……」書中說的。

政霖一直身處在矛盾中，自從他從軍後，生活幾乎就僅剩家人與部隊，十多年過去階級隨著歷練遞升，家人身體狀況的變化，壓力也與日俱增，政霖愈來愈常說謊，出於對部隊官兵的責任，對家人的愛護。

為何，愛說謊？愛，為何說謊？他不曾去細究，就是一種習慣，往往一到緊要關頭，脫口而出就是一句謊言。

做人不可以說謊！政霖自認做不到。

儘管從小生活在被教育說謊不好的環境中，進入軍校後，「誠實」校風更視為殷鑑，但就如同書中說的，他還是一直在說謊。

最近說謊頻繁到充滿了政霖的生活，發生在部隊接到要他擔任集訓隊克難周總教官之際，在家裡父親傳來一通頸部出現腫瘤硬塊的電話之後。

「是，沒問題！」是政霖每天第一個要說的謊言。

匆匆往返家中與部隊，是生活的日常。父親的罹癌每一周，政霖一如往常向部隊與家中打包票，匆匆忙忙地往返醫院與

部隊，壓力已到極致，卻還是拍著胸脯，用異常堅定的語調，讓任務繁重的單位官兵與家人安心。

這天，南部的天氣很熱，室內與室外是截然不同的世界，跟部隊告假回家載父親去醫院，離開冷氣強勁的醫院，牽著父親走在停車場，被太陽曝曬已久的車子，醞釀無處宣洩的熱氣，隨著車門打開，浪捲式的向政霖襲來，政霖感到不耐，父親卻一溜煙鑽了進去，嘴裡嘟囔著，怎麼還不快回家，鄉土劇就要演完了。

「好啦，好啦，稍待我開尚緊，油門催百二，二十分鐘保證到家。」安撫父親像是哄小孩一般。

這已不是父親第一次吵著不要到醫院檢查了，每次好說歹說帶他去醫院之後，還得應付他一整天的埋怨，特別是今天，除了看肺部腫瘤糜爛的程度外，還要看是否有擴散到腦跟骨頭等器官。

請假回家的前些時候，正為接獲長官交付執行兩棲集訓隊克難周的重要任務而煩惱，原本只是擔任助教的政霖，在部隊人力窘迫的時候，臨危受命接下了總助教的工作。

是不是真的部隊沒人？不知道，但政霖就是不太會拒絕。

「謝謝長官的栽培，交給我一定不會有問題！」但事實上政

霖心理相當忐忑。

過去只要把受訓的學員帶好就可以了，擔任總助教要張羅的事情可是包羅萬象，尤其每個長官都相當關注的克難周，不能有絲毫疏忽，還沒開始，政霖就已頭痛不已。

這些新兵在集訓隊期間，已經淘汰剩下三分之一了，尤其在兩個禮拜後，就會進行最後的綜合考驗周，算算現在就要開始做全盤的規劃，在六天五夜不眠不休的綜合考驗課程前，要對學員做最後的評量，然後是排定課表、安排教練輪班，裝備檢整、伙食管理與醫療救護等。

十幾年的助教經驗，訓期一期期也接了幾十個班隊，這些例行的工作雖說不上困難，但是卻必須步步為營，一點都不得馬虎，稍有不慎不僅影響單位的運作，甚至會危及到人員的生命安全。

「前面幾期你也看到了，夜長跑交管沒有安排、救護車沒有跟在後頭，不就出了意外？」隊長語重心長地舉著過去沒有做好準備造成危險的案例。

隊長向政霖瞟了一眼，政霖心裡感到異常的沉重。

白天帶學員上課，晚上則與隊長、助教進行會議，面對人員訓練安全、訓練強度，以及各種突如其來的變化，更是讓

政霖常常夜不成眠，彷如自己的克難周已開始了一段時日。

開著車，政霖心裡非常煩憂，醫生宣告了父親的病況，但政霖還在想著今天集訓隊的訓練課程，是不是助教有將原本的游泳課程改成蛙操訓練？都要結訓了，還有一堆學員動作還不標準，現在的兵操不得，但標準放低又看不過去，長官有結訓員額的壓力，助教也有嚴格訓練的標準。

有時候會想說，不然就不然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放寬了測驗的強度好了，讓長官交出漂亮的結訓率，但往另一邊想，這些因為放水而結訓的學員勢必無法執行往後的任務，反而成為單位的負擔，這個水，政霖真的放不下去。

「這些學弟都不能擔負重任，累到的還不是我們！」想到氣憤處，政霖不自覺脫口說出。

「你是在講什麼東西？」父親問。

「哪有？日頭太豔，刺得目睜不開。」回過神來，政霖順手將遮陽板扳下，轉頭看一下父親，他傻傻地看著露出一口缺牙的微笑。

很少看到父親笑了，這個久違的笑容，讓政霖心情放鬆不少。

「現在能讓他開心最重要。」自從知道他生病後，大部分

父親繃著一張憂愁的臉龐生活，持續了一段時間了，今天一早就帶著父親到醫院，接受密集的检查與等待，算算從今年三月起，醫院已經成了政霖與父親最常待的一個地方。

從家裡出發前，就已頻頻抱怨「檢查有什麼用？越檢查問題越多。」直呼現在好好的，幹嘛還要去？

「早知道就賣講。」他摸著脖子後面的硬塊。

說好說歹，才連哄帶騙讓他上車，到了醫院所有檢查都非連貫，往往排一個診間，幾個小時的等待就過去了。

必須把所有門診排在同一天，除了父親不願意到醫院的倔強外，還有在部隊的政霖，請個假並非那樣的容易。等候的時間，政霖想說些安慰父親的話，但不知道從何說起；父親也想為著早上亂發脾氣找台階下，但也找不到切入的點，只好彼此各自懷著不安的情愫、各自沉默。

政霖與家人的關係，不像其他一樣緊密，加入軍中的那一天起，也注定鮮少參與家庭生活的宿命，部隊的型態、任務不一，特別是長時間的留守與休假的不固定，一個任務到來，就剝奪了與家人相處的時間，許多需要討論的問題，許多拉近距離的契機，都在「他們在忙」、「不要打擾他們的生活」、「跟家裡講徒增他們擔心。」久而久之，關係也漸漸的疏遠

了。

當父親鼓起勇氣撥通電話說他脖子長了硬塊之後，政霖內心興起一股躁動，是離鄉的遊子，開始感受家裡需要的呼喚，正想抓住愈發減少的相處時光，無奈時間的巨輪開始在父親身上加速轉動。

要處理父親發現的硬塊，當時新的一群集訓隊員才剛開訓，掐指算算政霖也有好幾個月沒有回去了，新的一期時為期八周的體能與蛙操等訓練，之後是綜合考驗周，也就是克難周，通過最後一段天堂路的課程後就是合格的兩棲蛙人，從一開訓就不能等閒視之，反而是一次課堂後接起的父親電話，他提及的病痛，政霖原本也以為只是一般的腫瘤也沒多加留意，只是估算在他例行三個月的回診拿糖尿病與高血壓的藥時，順便掛了家醫科。

利用休假的時候，第一次掛上家醫科，醫生用手摸了摸父親脖子上的腫瘤，直覺建議先進行切片，並轉診到胸腔科，並提醒政霖這可能不是單純的硬塊。

之後，開始頻繁進出醫院，總是懷著忐忑的心，賭著「這一次的檢查，能否從醫生口中聽到些許好消息」。但事與願違，盼不到的好消息，得到的卻是父親的生命離懸崖更近一

步；一連串的診斷，從脖子上的腫塊，確定是惡性腫瘤，然後照 X 光；電腦斷層，找到肺癌引起的，最後一次，要看嚴重到什麼程度，有沒有擴散？還有沒有治療的可能？還剩多少時間？

一周又一周的抽絲剝繭，父親的病況愈趨明朗，生命也預告將走到盡頭，部隊的新兵也在一次又一次的測驗中，逐漸篩選出可以接受克難周的學員，展現屬於他們生命的活力。

今天胸腔外科室是最後一站，好不容易排到政霖，進去醫生與政霖眼神交會，有默契地點了點頭，醫生緩緩說了，「心情放輕鬆，阿伯，肺部長了些壞東西，但不用吃藥，也不用治療，之後每個月只要再回來照一次片子就好。」原本以為又要被通知要去哪裡檢查、要做什麼治療的父親，總算放下心中的大石，在這漫長的檢查期間，一直被告知還要檢查、還要照片子、還要斷層、還要住院觀察，現在總算聽到了父親想要的答案，他發自內心的笑著，政霖也張著嘴跟著笑著，僵硬的那種笑容。

「基因檢測沒有過，投標靶也沒有用。」在父親離開診間，醫生看著檢驗報告跟政霖說。

上次抽血的檢驗報告，就是在評量標靶的可行性，但被否

決了。

「若要治療的話，只剩化療，但以他的年紀跟身體狀況，撐過去的機會很小，就算好了，最多只能多半年的時間。」他指著父親投影出來的胸部的X光片，白色的肺部輪廓布滿多顆小白點，醫生說那是腫瘤，幾顆大一些的已有潰爛的跡象……。

「如果不走化療，那他還有多少時間？」政霖問。

醫生比了三的數字。

「這麼快？」政霖驚訝的說。

儘管已有準備，但心情還是難以平復，離開診間，政霖故作鎮定地走向倚在走廊扶桿上的父親，他露出渴望的眼神，催促著要政霖趕緊帶他離開醫院，他覺得這時候回去，還趕得上他熱愛的鄉土劇重播。

「要先去拿藥嗎？」結帳的時候，父親問。

「免啦，剛才先生有說，你骨頭攔腦殼都沒問題，剩肺部的髒東西，無要緊啦。」政霖神色自若地說著，慶幸癌症沒有轉移到骨頭跟腦部，痛苦的時間可以往後延，現在沒事，但很快就會有事，不積極治療，反而能延長更久的生命，活著是只能靠止痛劑強壓病痛的軀體，對生命增添更多無奈。

「後一擺，冬時攔再去？」父親問。

「五月份啦，要拿糖尿病的藥，再一起來就可以了。」在車上，父親像是放下心中的大石般，哼著鄉土劇的主題曲，政霖則在開車時想著部隊的任務與父親之後的療養，不覺眼睛糊了視線，他把遮陽板扳下，也戴起了墨鏡，說是陽光太刺眼。

回想以前對於家的關心，就只是電話間的問答，很小的時候就選擇念軍校，從入學那一天開始，「家」就只是休假的選項之一，且鮮少排在第一位。

在軍校、部隊，沒有回家很正常；一但調到遠一點的地方，即使休假，也不見得可以回家一趟，不能回家的緣由，也順理成章的簡化成了一句「部隊有任務的關係」，然後丟下一句好好保重身體就結束通話。

現在，知道陪伴的時間所剩無幾，但再多的努力與付出，現在也只剩徒勞。

回到家後，父親一派輕鬆地躺在他的藤椅上，這藤椅已破舊不堪了，長久躺臥的編籐，出現了幾個扎人的破洞，父親不以為意，很信任的躺在上面，隨手拿著遙控器轉著他愛看的鄉土連續劇，老舊的房子依舊昏暗，只有前年新買的電視

發出的聲光充滿了整個客廳，磨石子地板透著沁人的涼意，年久失修的吊扇發出惱人的聲響，但卻從未有人想去拴緊它，這是父親最舒服的一個環境了。

母親晚上從田裡回來，在父親面前一副從容自若的樣子，在他上樓休息時，政霖與母親說了檢查的結果。

「甘攔有機會？」

「無效了，剩三個月。」

「要告訴伊？」

「袂當啦，講這個幹嘛？」

原本母親還有些許堅持，但在政霖的勸說下，她也妥協了，就讓父親自己發現，他不問，也不說破。

「如果他問了呢？」晚上姊姊打電話回來關心，政霖也跟她說明了病況，她贊成，也與姊姊達成共識，若是父親問了，就讓他活在謊言中。

之後的日子，與姐姐是密集的返家，任何父親想要吃的、用的，都以滿足父親為優先，過去容易發生的爭端，也不再堅持，久不見面的親友，也帶著慰問品前來拜訪，種種跡象都不足以支撐他心裡根深柢固醫生說他病好了不用吃藥的假象，他享受著家裡難得的禮遇與熱鬧。

只是症狀開始慢慢浮現，不時的頭痛以及食不下嚥，讓他嘴裡不說，心裡其實開始擔憂，原本飯後一根菸的習慣，也在一日內完全戒除，每天在看完連續劇，就是到外面去散步，這些病徵，他叨叨唸唸怪罪都是去醫院亂照 X 光導致的症狀。

「奇怪，以前都不會，上次照完頭就開始痛。」他又抱著頭在埋怨。

「不會了啦，那間醫院不喜歡，以後我們也不要再去了。」政霖回答他。

這段期間，醫生評估治療已經沒有實質的效益，建議政霖走安寧療程，他提供給一張藥單，成分都是止痛劑，還有一張轉介的醫院名片，他說這些藥吃的時候，就可以跟這家醫院聯繫，他們有完善的安寧規劃，從生病到治療到安寧，在父親有這樣認知之前，必須要先做好心理準備。

「等藥吃完，咱就換一間醫院。」剛好，政霖推測父親的頭痛應該是病況開始轉移，醫院的止痛劑量不夠，或許換一間，會讓父親舒服一些。

不再安排父親去醫院，家裡是他熟悉的環境，政霖家裡決定讓他居家安寧。

父親的病況牽動著家人的情緒，後期的集訓隊也是如此，每一周都有幾個人被淘汰，越離克難周越接近，受訓的學員也所剩無幾，剩下的學員人心浮動的越厲害。

其實，所謂的「克難周」的到來並沒有確切的時間，會視部隊的任務或是學員訓練的成果來擇定一周施測，什麼時候開始，有什麼徵兆，對他們來說至關重要，助教也是將它視為機密，不讓學員有預設心理，更能專注於訓練。

但誰會不在意？

「擔心什麼？該來的躲不掉，就好好給我操課就對了！嘿，嘿，搞不好明天就開始了。」在人心浮動時，助教總是這樣用謊言恫嚇學員，讓他們隨時準備，讓他們繃緊神經。

儘管如此，還是有些端倪還是可以發現，像是密集的訓練蛙操，像是減少體能消耗的課程，像是開始請醫官來施打預防針，操課場地開始檢整環境等等；但最明顯的，莫過於發現一向惡狠狠的助教，開始慈眉善目的時候，克難周其實差不多就準備開始了。

「應該是下禮拜。」像瘟疫一樣，蔓延到整個集訓隊，助教們故作輕鬆地跟學員嘻笑，其實暗中的確開始在著手後續課程的規劃。

學員應該有所自覺，父親也是。父親對這異常的氛圍感到懷疑，心情常常感到鬱卒，政霖顧左右而言他的與父親說笑著。

但父親似乎意識到什麼，在他頭不痛的時候，就會交代政霖一些平日母親做不來的工作，會到田裡採收椰子，是日前母親總是抱怨椰子長太高她構不到，等到熟透掉下來就已不能吃了；他囑咐政霖要把家裡的水、電等費用，改由信用卡繳款，目不識丁的母親對於這些可是一竅不通，他擔心子女不在的時候，母親無法處理；父親把他所有存款提出來了，交由政霖來保管，他覺得現在壞人很多，怕母親會被騙走，但他的存款其實少得可憐；連社區的旅遊，也請鄰居幫忙退款，他不想去了。

「全部財產就剩手指這卡手環。」他苦笑著，身上所有值錢的東西，就剩手上這枚泛黃的舊戒指，那一年父親節政霖與姐姐送他的，無數個沒有子女在旁的日子，似乎也可以感受到他們的存在。

該做的事情似乎都已完成，父親行動越來越緩慢了，時間像是又加快了腳步一般，前幾天還能拄著拐杖慢慢從樓上緩緩走下來的他，一天竟癱軟在床上，母親夜裡才發現。

兩棲克難周也開始在同一天，夜裡，在響起震天嘎響的鞭炮聲中揭開序幕，驚恐的學員從睡夢中匆忙的跑道集合場上，迅速整隊排好，講台上，大隊長遵循過往的儀式，點燃一炷香祈求學員平安結訓，在宣布克難周開始，助教像抓狂似的，在鎂光燈的照射下，照出一片群魔亂舞的幢幢鬼影，發出尖銳的叫聲向學員潑起一桶桶的冰水。

手機傳來家裡的電話號碼。

「蝦米？聽咗啦！」鼓譟聲太吵，只聽到手機那頭，母親焦急的聲音。

政霖緊盯著開訓的儀程，在儀式進行到一半的時候，跑到安靜的地方去接電話，母親說早上父親一直嚷著頭痛，也吃不下飯，中午過後一直躺著，剛才想上廁所，卻發現起不了身，失禁了。

「現在不行返家，有任務。」政霖先安撫一下母親，看了一下手錶，半夜十二點半。

第一堂課是夜長跑出發的時候，政霖懷著不安的心情跟在後頭，不知道母親能否處理，看著學員精神抖擻的伴著寂靜夜空大聲答數，這時母親則在家裡清理父親溼濕的床墊，家裡與部隊兩頭燒，擠在一個應當靜謐的夜裡。

太陽緩緩升起時，政霖匆匆完成交班，向下堂課囑咐課程的重點與人員狀況後，立刻請假趕回家中，母親要政霖打給醫院，申請了居家安寧的治療，一夜未眠的母親疲累地睡著了，父親張著一雙骨碌碌的大眼，漠然地看著政霖。

中午醫生來看了父親，他開立了抗憂鬱的藥與止痛的藥，他說之後的病情會來得很快，會視狀況提供更強的止痛劑。期間，政霖盤算著父親可能很快病況會加速惡化，買齊了紙尿布、棉花棒，在母親睡醒之際，開始教他如何替父親餵食、擦澡，吃藥。

面對長時間要待在部隊的政霖，對家裡最大的衝擊的是母親，沒念過書，也不善交際的母親平時忙於田間的農務，還有兼做雜工，從未做過細心照顧的工作，在政霖回到工作崗位上時，開始意識到生活就要與父親綁在一起，

政霖的母親很排斥，但不得不接受。在交代完後，天色已暗，放心不下受訓的學員，騙母親說回營區比較睡得著，開著車回到營區之後，就到沙灘上看著助教圍著營火坐在沙灘，視導學員進行蛙人操的訓練，克難周的第一天，學員亢奮的心情還沒隨著黑夜消退，在營火、海風與潮騷的襯托下，完成助教的測驗。

晨曦灑在無垠的海上，又一堂課結束，政霖不知道什麼時候睡著的，醒來的時候，學員已經收操，也用完餐，在僅剩的二十分鐘，裹著軍毯爭取不多的休息時間。

看看手錶，下堂課又要開始了。

「老A，看起來很累耶，待會海上操舟，這邊交給我，先回去睡一下。」老A，是部隊對資深士官長的稱呼，助教看到政霖醒來，走過來勸他回去休息。

「嗯，學員都正常嗎？」政霖問。

「就那幾個愛裝死的，剛才又給我抱病號。」助教說。

「撐不了就不要勉強……」政霖想搬出所認知的哲理，與其留著不適合的人，還不如及早讓他離開，留下來只會讓以後問題更大。

「哪有撐不了，我一說看醫官可以，給我先做十個基數，馬上病就好了。」

「哪有病？就單純欠磨練！」助教不屑的啐了一口唾沫。

嘴巴這麼說，但助教內心還是希望他們結訓的，撇開長官要求結訓的壓力不談，學員與助教雖是部屬與長官的關係，但朝夕相處下也培養出革命情感，對學員的無盡的苛責、嚴厲與刁難，主要是希望他們不要輕易放棄與退縮，特別是走

到最後一關，脆弱的心志，需要有人強硬地將退訓的念頭壓下，多的是許多原本以為自己撐不過的，到最後都會回來感謝當初助教讓他堅持下去。

說謊不好嗎？政霖不這麼認為。

「哈，就經驗法則，這些小鬼還是不錯的，靠你了。」起身拍拍身上的沙子，回頭看看這期的學員，儘管蜷縮一旁裹著軍毯休息，但卻不安的躁動著，看得出來他們睡不安穩。

母親是否也一樣？不放心家裡，又告假開車回家一趟。

突如其來的變故，母親對於父親的照顧顯得相當陌生與懼怕，就連政霖也都在摸索中，政霖細心的在藥袋上貼了大大的字，耐著性子的向母親說明，三餐飯後要吃黃色的藥丸，止痛用的；早晚一顆黃、黑色的膠囊鎮定、抗憂鬱用的；睡前再加褐色藥丸，通便用的；早上要幫父親用棉花棒沾水刷牙，定時要提醒他或幫他翻身，尿布要怎麼穿、要怎麼換，吃飯食物要先剪碎再餵，每兩天要幫他擦澡，不定時要喝水……。

「災啦災啦，我知道要怎麼做。」一下子要面對這麼多事情，又很長時間是必須母親一個人要處理，她顯得非常煩躁與不安。

她想逃避，母親坐不住，她看到政霖咄咄逼人的樣子，一心只想趕快去逃離現場。照顧父親是陌生的，農務、家事才是她拿手的；照顧父親是戰戰兢兢的，在田裡是得心應手的；看著父親這樣的狀況，她不想面對。

「確定喔？毋通整天都在田裡，要先把爸爸的事情弄好再過去。」

「災啦，你足煩耶。」

母親趕到田裡工作，政霖留下來陪著父親。

父親依舊疑惑的看著政霖，不解幾天前還好好的，怎麼現在就雙腳無力？醫生不是說沒事了嗎？怎麼現在頭痛的頻率比以前高，怎麼這麼多親朋好友都來了？他沒有開口問，或許他心裡早已有答案，或許問了只會徒增家人的困擾，或許沉默才能是他對政霖最後的謊言，最深的愛護。

止痛藥的關係，父親接續的幾天精神不錯，除了依舊不能下床外，也開始跟來探視的親友閒話家常，也常跟他們說笑，不知道內心的真實感受，表情是一派的輕鬆，甚至不時誇讚現在的醫生醫術很好，現在都不會痛了，說不定哪天還可以起來出去走走。

「會啦，飯要努力吃，身體顧好就有體力，說不定明天就

可以起來了。」政霖與親友都鼓勵他，雖然心裡知道這不可能。

「我災，到時寸擱再帶我去爬山。」父親也應和著，不知道是真心還是不想讓大家擔心。

他笑了，所有的罣礙在交代完之後，看得出來他一身輕鬆的笑了，過去家人一直忌諱的病情，或許他早已了然於胸。

但母親不行。父親似乎是接受不能下床的事實，在大家面前他開朗的面對，但母親則無法適應照顧父親的生活，已經連續幾天細心的跟她講什麼時候該做什麼事，怎麼做，何時要吃藥、何時要翻身，擦澡、處理大、小便等，她依舊似懂非懂的迷茫眼神，在政霖回到家後，就趕緊處理家務之後就往田裡工作，政霖默默地陪在父親身邊。

隔日，已多日沒有好好休息的政霖，在完成課程後，帶著情緒回家。當父親要換尿布時，母親又生疏且粗魯的將父親的移動髖部，施力沒拿捏分寸，弄疼了父親，呻吟了一下；沒包好的尿布，一翻身尿液就四濺到床上，迅速擴散然後被床下軟墊吸收；已經標註哪一餐要吃那些藥，但還是常常拿著藥袋發楞，她對自己無法將事情記好的感到不耐，政霖再也忍不住對她大聲斥喝。

「多少次了？」

「認真學一下很難嗎？」

惡言一出就以難收回，母親顫抖的雙手拿著藥袋，難過的掉下淚來，父親別過頭去，政霖頭也不回的離開了家裡，開車駛回營區。

再過一天就要天堂路了，壓力升到最高點，是克難周的最後一里路，在部隊與家裡間往返，全身都很疲累，學員也是，已不見前幾天旺盛的鬥志，更多是呆滯恍惚的眼神，非得助教大聲斥喝才反應過來。

最後一次檢討會，會中決定還是必須淘汰三人，將會創下結訓最少人的紀錄，但剩下的人還有一些學員專業技能還沒達標，長官責難著助教，助教也在訓練時動怒。

「沒跑完的敲頭五個。」幾個學員氣喘吁吁的回到終點，還沒停下來喘口氣，就被助教的斥喝聲，下意識地自己掄起拳頭就往頭上敲出幾聲清脆的聲響。

「還想結訓？一群笨蛋！」助教在學員面前大聲咆嘯。

整個集訓隊充滿肅殺之氣，學員不明就裡，他們歷經數天無眠且疲累的訓練，在最後一天他們已沒有判斷與思考能力，只能依照助教的指示行事，現下只有一個目標還清楚，就等

明天，最後一關。

最後一天晚上，送走了稍早開會決定要淘汰的學員，剩下的幾個哭成一團，一整天的憤怒也在這感傷的場景化解了。

天堂路的課程，大隊長不讓政霖主導，讓他回家處理家務，政霖卸除了部分壓力來源，回到家耐著性子再教了一次母親怎麼換尿布，用文字寫的藥袋也改裝進藥盒，早餐吃第一格，午餐吃的二格，當一切重複再做過一次後，母親做得很好，之前的擔憂也逐步獲得解決，政霖讓母親去休息，她還是往田裡跑，但至少看到剛才的動作，可以看出母親已經願意接受這樣的事實，或許假以時日，也能放心交給她。

「事情寥寥阿共，對大人毋通大小聲。」父親在母親離開後，小聲地跟政霖說。

父親說，母親其實很照顧他，學得很慢或是常做錯，但現在能陪在他身邊的，就只有母親了，再怎麼不好，都不能抹滅她很用心的那一面。

很少聽到父親誇讚母親，政霖點著頭，也允諾未來不會再這樣。

「對啦，這樣才對。」父親輕拍著政霖的手。

大隊的克難周在父親跟政霖說這些時候順利結束了，心情

像是卸下重擔般輕盈，利用結訓假的期間，政霖分擔著母親照顧的辛勞，日子漸漸步回正軌。

在父親臥病期間，部隊的新任務很快就開始了，政霖在兼顧部隊的生活，更多時間在陪著家人，年久失修的家裡再重新整修一遍，希望在少了父親之後，母親能自力更生，對於較粗重、電器等家務，盡量安排到妥善，相較於父親，其實更擔心未來母親一個人的生活。

父親活得比醫生說的三個月還要更久，但漸漸吃不下飯，幾次醫生來看，只開了更重的止痛劑，昏睡的時間比清醒的時候長，身體已成剩下一副包著皺巴巴皮膚的支架，所幸，母親也完全熟悉照顧父親的任何細節，過去擔心的情況並沒有發生，現在能做的，是讓他能舒服的離開。

已經昏迷了好幾天，這一天，父親的精神特別好，緊緊握著母親的手，聽著他用虛弱的聲音講著自己長了硬塊的時候，就知道自己的來日無多，一開始政霖不希望他太早知道難過，父親內心則早就決定要堅強不讓家人操煩。

家人靜靜的聽著，父親異常平靜的安慰大家，還說現在精神很好，想知道現在連續劇演到哪邊了，母親說晚點搬電視上來給他看，他搖搖手，示意就這樣躺著就好，沒多久就離

開了。

父親離開後，母親比政霖想像中的堅強。常常政霖與姊姊回家還被嫌煩，她依舊每天在田裡忙碌。

「毋通一直返來，交通費足貴，我也沒空招呼你。」母親電話中說。

「不會啊，跟妳吃頓飯就走，不會耽誤妳太多時間。」政霖回答。

「甲一頓飯也要回來，吃飽太閒？」母親不耐的說。

父親的後事處理完，剛來的新兵又要開啟新的一段克難周的歷程，舊的一批在助教的幫忙下，訓練沒有放水，學員也很爭氣，加入克難周的人，都順利成為兩棲的一員，新的一批已開始另一階段訓練，在謊言包裝的堅強下，家人挺過了從罹病到結束的階段，學員也從嚴格的訓練到嘗到最終結訓的甜美果實。

關愛是連繫家人與部隊情感的橋樑，橋樑在謊言包裝下更加穩固，一如往常，政霖依舊穿梭在部隊與家人中，他一個人開車返回營區的路上，回想幾個月用謊言包覆的生活，心裡竟莫名地感到一陣安慰。